#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滇畧卷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王寶唐

滇畧卷九

明 謝肇淛 撰

夷畧

造化之大無私覆載世之治也守在四夷故雕題黑齒得奉琛賮與赤舄朱紱雁行雖戎也而有華心焉迨其敝也墨吏之徵求市儈之漁獵至不堪命挺而走險幸而戡定之赤子塗炭亦已甚矣語曰為虺不

摧為蛇將若何夫有劉累則龍可豢也有梁鴦則虎可馴也而何蛇虺之悶乎遠者麓川近若緬甸彼濱不德而覿之兵則干羽之謂何班定遠曰察政不得下和令非徒察而已也殷鑒不遠敢告司僕

周末楚威王使將軍莊蹻略地至滇既定屬楚將歸報會秦拔黔中道塞不通遂以其衆王之傳世至當羌漢元狩間遣使至滇指求身毒國當羌問使者曰漢孰與我大使者還報天子惡其不遜時白子國仁果

都白崖善撫其衆於是封仁果為滇王册以王印蹻世乃絶

漢初有竹王者興於遯水一女子浣衣水濵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聞有兒啼聲持歸破之得一兒養之長有才武遂雄一方以竹為姓捐所破竹於野生竹成林今通海竹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羮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今竹王水破石存焉後漸驕恣漢武帝開牂牁以重幣購

諸種侯王侯王服從遂斬竹王置牂牁郡復封其三子為列侯令竹王三郎祠在焉迤東諸夷多其種也白國之先西海有阿育王生三子長曰福邦次曰弘德季曰至德封長季二子於金馬碧鷄分主其地次子封於蒼洱之間阿育奉佛教惡殺不茹葷腥日食白飯人稱為白飯王次子傳世至仁果以慈信治國國人戴之漢元狩間天子以玉印冊為滇王後遣王然于等將兵入滇滇王舉國降改為益州郡仁果子孫

世守家法不尚殺采不殺生仍號白國傳至十五世孫鳳龍佑那諸葛武侯收用豪傑封之於其故地賜姓張氏

先主崩後越嶲帥高定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鄭昂益州夷不從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螨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為然皆從闓斲木妄曲髙不至丈故獲以此欺夷也朝廷更以蜀郡張裔為

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殺之不可縛與吳於是即送裔於吳丞相亮既平四郡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為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晉罷寧州置南夷府以天水李毅為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事每夷供貢南夷府入牛金旃馬動以萬計皆豫作忿恚致校尉官屬其

供郡縣亦然南人以為饒自四姓子弟仕進必先經都監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使為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令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為姓曰遑耶諸姓為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為官所法夷或為報仇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為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為禍變恃此也

其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亦如之見南中志

張氏十七代至張樂進求時哀牢人細奴邏耕于巍山數有祥異社會之日衆祭銅柱柱頂故有金鏤鳥忽

飛下奴邏左肩衆駭異以為天意所屬進求乃以女妻之因讓國焉是為南詔

南詔之先哀牢夷蒙伽者捕魚江中溺死其妻沙壹坐江濱觸沈木而孕生子九人南中志作十人後至其所沈木化為龍作人語曰吾子何在諸子驚走獨少子不去背龍而坐龍舐其背其母鳥語謂背曰九坐曰隆因名少子曰九隆志作元隆及長而黠衆推為王世世相繼

漢世祖建武二十三年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攻鹿

哀牢夷

㢡鹿茤民弱小將為所擒會天大震雷疾風暴雨水為逆流箄船沈没溺死者數千人後賢栗復遣六王攻鹿茤鹿茤王迎戰大破哀牢軍殺其六王哀牢人埋六王夜虎掘而食之哀牢人驚怖引去賢栗懼謂諸耆老曰哀牢略徼自古以來初不如此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是何天祐之明也漢威甚神即遣使詣越嶲太守願帥種人歸義奉貢世祖納之以為西部屬國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

六百里唐初其裔曰細奴邏者耕于巍山（在今蒙化）數有祥異白國王張樂進求因以位讓之遂自立為奇王時九隆之裔渠帥有六分據其地蠻謂王為詔故曰六詔而奴邏為南詔最强至孫皮羅閣受唐冊封賜名歸義後以計誘五詔至醉而滅之盡有雲南之地徙居太和城立龍首龍尾二關尋遣孫鳳迦異入朝授鴻臚少卿妻以宗女賜樂一部南詔於是始有中國之樂死子閣羅鳳立以忿殺太守張虔陀陷越嶲

王師討之敗績遂改國號曰大蒙改元贊普鍾至孫異牟尋改國號大理自稱日東王立三皇五帝廟以太和為東京昆明為西京封界內點蒼為中嶽絳雲為東嶽在祿勸州蒙樂為南嶽在者樂甸高黎共為西嶽在騰衝玉龍為北嶽在麗江以黑惠江瀾滄江潞江麗江為四瀆立官號曰九爽三託其地東至於銅柱南至於驃國西至於太石北至於神川幅員三千餘里至貞元間韋皐諭之復歸唐仍號南詔然猶改元謚廟號未

嘗奉正朔也四傳至世隆僭稱帝寇邊無虛日為髙駢所破死又二傳至舜化貞以唐昭宗乾寧間為其臣鄭買嗣所簒蒙氏自細奴邏至舜化貞十有三世歴三百十年而亡世系詳滇載記今不具載下倣此

蒙氏建國設官立把國事八人曰坦綽曰布爕曰久贊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立九爽分理曰幕爽主兵琮爽主戸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

官酋望大軍將兼之又立三託曰乙託 主馬 祿託 主牛 巨託 主倉廪 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酋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撝副曰幕覽府有陀酋 若管記 有陀西 若判官 王自稱曰元謂其下曰昶王母曰信麼妃曰進武外有六節度　弄棟　永昌　銀生　劍川　柘東　麗水有二都督　會川　通海有十瞼　雲南瞼　白厓瞼 又曰勃弄瞼 品澹瞼　邆川瞼　蒙舍瞼　大釐瞼 又曰

史瞼 苴咩瞼（又曰陽瞼）蒙秦瞼 矣和瞼 趙川瞼 人丁壯者皆為戰卒王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韋帶也兵百人置羅苴子統自曹長以降繫金佉苴尚絳紫有功者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虎皮也）凡兵出以望苴蠻前驅以清平子弟為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惟羽儀長佩之為親信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

六詔蒙氏最盛故詳載之

鄭買嗣本唐盧令鄭回之後回為閤羅鳳所虜世授清平官唐昭宗光化五年滅蒙氏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改元安國死子旻嗣攻蜀黎州王建發兵擊大破之俘斬無算溺死數萬人求婚於南漢漢主以會城公主妻之子隆亶嗣未幾為東川節度使楊干貞所殺鄭氏三傳歷年二十六而亡

楊干貞既滅鄭氏求清平官趙善政而立之改國號曰大天興閱十月復奪之而自立改國號大義寧改元

尊聖干貞貪虐無道國人怨之越二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率衆攻之干貞走死段氏有其國干貞死處有萬箭樹在瀾滄江南二十里干貞縊於此樹萬衆攢射故名後人過者必射樹以厭勝迄今猶然樹高百丈矢著如蝟

段氏之先武威郡白人也有名儉魏者佐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六傳至思平生有異兆楊干貞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竒戟于神品甸波大村思平逃難隱姓名為獵者以一犬自隨至品甸投宿逆旅主人舍中有戟一枝及牛羊四疊思平夜卧風忽起

吹倒其戟洞貫牛犂思平驚曰是何銛利豈神戟耶及明問主人曰汝置戟何為曰防盜耳思平曰防盜行路莫若戟居家莫若犬令我行爾居願以犬易戟主人許之因留犬取戟以去地名波犬以此　又得神驥於葉鏡湖在雲南縣驥自湖中躍出　飢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思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令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黑爨三十七部皆助之至洱河是夕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為大夫夫去首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為王王

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思平乃決明旦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衣白被纓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既逐楊氏而有蒙國遣人於江滸覓白衣婦不獲掘地中得白石大士一座遂改國號曰大理改元文德時後晉天福二年也十傳至連義為其臣楊義貞所弒篡立四年段氏故臣髙昇泰討滅之而立段壽輝傳子正明國人奉昇泰為主

而段世中絶

高昇泰以宋哲宗元符二年立改國號曰大中國改元上治臨終屬其子曰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從之令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及卒其子泰明遵遺言求段氏子正淳立之號曰後禮國而高氏世相之專執國柄稱國主焉

段正淳既立六傳至于興智元呼必賚將兵自臨洮行二千里渡金沙江薄大理興智及其相高泰祥拒戰

大敗泰祥死之俘興智於善闡遂滅其國段氏二十有二主歷三百五十年而亡

元既滅段氏設大理都元帥府仍録段氏子孫世守其地赦興智封為摩訶羅嵯管領八方興智死元政亂中原多故段氏復據之稱為總管傳八世段光與宗室梁王搆怨相讎殺後梁王為明玉珍所攻光子功救之大破玉珍軍梁王妻之以女已又忌而殺之功子寶聞高皇帝開基金陵奉表歸順洪武十四年王

師下雲南寶子明負固不服潁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攻克之俘明及二子至金陵上諭之曰爾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其長子名歸仁授永昌衛鎮撫次子名歸義授鴈門衛鎮撫于是滇中悉平

高皇帝既定滇中置藩臬郡縣吏賦役學校一與諸藩等復慮夷情反側有司遷轉不常莫能得其要領仍以土官世守之其在内地者與流官雜處專主盜賊不時生發撫馭諸夷在夷地者賦役訟獄悉以委之

量編差發羈縻而已雖有流官但寄空名隨牒聽委不得有為於其國若廣南麗江之屬土官雖桀驁專擅而禮節少殺不敢與郡縣吏偃行其僻處者没世不與期會焉

土知府則景東(陶姓)蒙化(左)麗江(木)順寧(猛)永寧(阿)廣西(昂)鎮沅(刀)元江(那)尋甸(安)武定(阿後改鳳姓)孟定(刀)孟艮(猇怕詔無姓)凡十二而順寧廣西元江尋甸武定俱以叛亂勦滅改設流官

土府同知則姚安高廣南儂陸凉州資北勝州高凡四
土知州則安寧董鄧川阿雲龍段寧州祿霑益安路南
秦後革羅雄海寶山羅蘭州羅富州沈威遠刀灣甸景
鎮康悶大候奉蒗蕖阿凡十五而大候以叛逆改雲
州設流官
土知縣則羅次闕嵋峨祿雲南楊元謀吾令革
土州同知則鎮南段姚州高師宗阿維摩資令屬李通安高
順州子

土州判則北勝章 鎮南陳

土縣丞則雲南楊 永平馬 楚雄楊 定邊阿 亦佐沙

土主簿則雲南張 廣通段 定遠李 嵋峨王

土府知事則曲靖闕 鶴慶高 景東姜

土府照磨則廣西闕

土典史則浪穹王

土巡檢則煉象關李 回磴關楊 禄脿趙 南平關李 定西嶺李 安南坡楊 楚場楊 賓居董 你甸李 青索鼻楊 蒲

陀崆揚鳳羽鄉尹上江觜揚下江觜何箭桿場字上
五井揚順盪井李師井揚十二關李打牛坪蒙蔓神
寨闕金沙江馮甸頭蔣水眼關蔣鎮南楊英武關張
阿雄者白水關闕關索嶺闕觀音山王三岔河楊保
甸陶禾摩村闕凡三十有三而猛猛猛撒在夷地者
不與焉
土驛丞則德勝關王雲南袁打牛坪楊騰衝徐婿楊襲龍川
江王婿刀襲南甸管錫鉛張右甸段觀音水井楊枯柯楊

牛街黄慍禾王干崖李古喇李户碗姜景永李平麓徐在城田觀音山郭景東裁革板橋雲速為闕凡二十有二

長官司則十二闕李納樓茶甸普教化舊王弄阿虧容甸阿溪處甸束思陀甸遮左能寨猓落恐甸他鳳溪蔣施甸蔣因遠羅必甸闕剌次和闕華甸闕香羅闕瓦魯之闕祿谷寨闕者樂甸刀鈕兀闕芒市放八寨闕孟璉刀瓦甸闕茶山早猛緬刀里麻正姓刀副姓早麻沙

闕凡二十有七

宣慰使則車里刀靖安闕木邦罕孟養刀後為思明孛緬甸莽八百大甸刀老撾無姓底馬撒闕大古喇二司皆為緬所併凡九

宣撫司則馬龍闕南甸正刀副劉干崖正刀副劉經歷廖隴川多耿馬罕蠻莫思猛密思凡七

安撫司則潞江線

千夫長則鶴慶劍川南甸各一百夫長則鶴慶九人劍

川十有一人　已上土官自知府至驛丞悉屬諸道節制長官在内治者如之其他羈縻而已有事則備兵使者發符調之然惟行於三宣六慰而止遠者不能及也

西南諸夷種類至多不可名紀然大端不過二種在黑水之外者曰僰在黑水之内者曰爨僰有百種爨亦七十餘種僰性柔弱爨性强悍僰耐濕好居卑爨耐燥好居高僰以織紡稼穡為業爨以生畜射獵為業

僰自為地有酋長法令嚴明與中國無異爨雖有頭
目然與郡縣雜處習染詐偽小則鼠竊狗偷大則聚
衆相攻殺不可禁止此其大較也今錄其著者
僰夷在迤西黑水之外即百夷也好居卑濕棘刺之地
故從僰從人其俗稱宣慰曰昭其官屬有叨孟昭錄
昭綱之類叨孟統政事領軍民多者數十萬人少者
不下數萬昭錄萬餘人昭綱千人遞減至十人俱繫
鈒花金銀寶帶官民皆用筍殼為帽以金玉諸寶為

頂如寳塔狀上懸小金鈴揷翠花翎毛後垂紅纓貴者衣用紵絲綾錦以金飾之出入乘象象鞍三面以鐵爲闌藉以重裀懸以銅鈴鞍後奴一人銅帽花裳執長鉤制象爲疾徐之節招搖于道以爲貴相見合掌爲敬長于已者則跪拜雖貴爲叨孟見宣慰莫敢仰視問對則膝行以前筵宴貴人上坐僚屬廝役以次列坐于下食不用筯每客一卒跪座側持水瓶盥帨凡物必祭而後食樂有三曰僰夷樂緬樂車里樂

僰夷樂者學漢人箏笛之類歌中國曲緬樂者緬人所作排簫琵琶之類作則衆皆拍手而舞車里樂者車里人所作以羊皮為長鼓拍之間以鐃鈸無文字小事則刻竹木為契大事則書緬字為檄所居無城池因山為砦無倉廩之積租賦之輸每秋成後遣親信往各甸計房屋徵金銀謂之取差發房一間輸銀一兩或二三兩其刑法殺人者死姦者死竊者全家處死劫者一村皆死故無姦盜道不拾遺軍民無定

籍聚為軍散為民正軍謂之昔剌猶中國言壯士也戰則用繩索自縛于象上絙桑為弩以革為盔銅鐵雜革為甲驛路無郵亭半里許搆一小草樓五人坐守雖千里報在旦夕官民居以草覆之無陶瓦小民以竹為樓器皿用金銀車渠琉璃等器其俗男貴女賤以妻為僕非疾病衰老不得少息生子貴者以水浴于家賤者浴于河三日後以子授其夫耕織自若頭目有妻百數雖庶民亦有十數妻者處女先與人

通及笄始用媒妁以羊酒財帛為禮而娶之子弟有職名則受父兄跪拜父母亡不用僧道祭則用婦人祝于屍前親人各持酒物聚百數人飲酒歌舞達旦謂之娛屍婦人羣聚擊碓杵為戲數日而葬葬則一人持火及刀前導至葬所以板數片瘞之其人平生所用器皿盔甲戈盾之類環懸墓側而去自後絶無祭掃之禮矣又有死三日後命女巫祭送謂遣遠去不使復還家也其類有小伯夷大伯夷蒲人阿昌縹

人古剌哈喇緬人結些遮些地羊鬼哈杜怒人野人等名然風俗大同小異近來内地皆有其人間有讀書入庠者矣

小伯夷熟夷也永昌西南環境皆是男婦服飾稍近中華亦通漢語居村寨性馴謹耕食織衣種類不甚繁無長幼禮其人體貌頗清秀而語言駃舌

大伯夷在隴川以西男子翦髮文身婦人跣足染齒以色布裹其首飲食簡而頗精居喜近水男女皆袒浴

于河婦人惟緊護兩乳謂乳非父母所生乃天地所賜不宜人見也男逸女勞紡績負擔不輟其人强壯者寡柔弱者多

蒲人散居山谷無定所永昌鳳溪施甸二長官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其種也形貌麤黑性猛悍男女皆束髮為髻男以青布裹頭腰繫緑繩婦人以花布皆勤力耐勞苦事畊鉏所種蕎麥棉花黑豆知漢語通貿易昔年地方有事多資其力今漸弱而貧矣

阿昌一名峩昌耐寒畏暑喜燥惡濕好居高山刀耕火種形貌紫黑婦女以紅藤為腰飾性嗜犬祭必用之占用竹三十三根略如筮法嗜酒背負不擔弗擇汚穢覓禽獸蟲豸皆生噉之采野葛成衣無酋長管束雜處山谷夷玀之間聽土司役屬今永昌有羅古羅板羅明三寨皆阿昌夷也其俗父兄死則妻其母嫂近年羅板寨百夫長早正者病且死其妻方艾忽持刀欲殺之妻驚問故曰我死汝必屬吾弟矣妻以死誓俄而正死妻遂大慟不食而死

縹人婦女以白布裹頭衣短衫露其腹以紅藤纏之莎

羅布為裙兩接上短下長男女同畊

哈喇男女色黑如漆不知盥櫛男子以花布為套衣婦人以紅黑藤纒腰數十圍産子以竹兠盛之負於背

古喇男女色黑尤甚略同哈喇

緬人有數種有老緬得楞子阿瓦如猛別雍會普瀚洞吾擺古皆其類也地方平衍數千里性好鬬而貪利食不用匙筯交戰長於烏銃俗好佛男婦俱以布盤其首色黑類哈喇男短衣長袴勢嵌緬鈴行聲譞譞

然別有一布護之𢺍古最遠而强

結𩠐者以象牙為大環從耳尖穿至頰以紅花布一丈許裹頭而垂帶於後衣半身衫而袒其右肩

遮些緰髮為髻男女皆貫耳佩環性喜華彩衣僅盤旋蔽體飲食精潔戰鬬長於弓矢倚恃象銃稍與緬同

孟養一帶多其種類

地羊鬼短髮黃睛性奸狡嗜利出沒不常或與人相讎能用器物行妖術易其肝膽心腎使為木石不救以

死或行蠱飲食中婦有所私者他適輒藥之及期歸解以他藥過期不歸則死

哈杜稍類哈喇愁人頗類阿昌皆居山巔言語不通略似人形而已茶山里麻之外又有一種野人赤髮黃睛以樹皮為衣首戴骨圈插雉尾纏紅藤醜惡凶悍登高涉險如飛男婦漁獵為生茹毛飲血夜宿樹上逢人即殺無酋長約束二長官司為所戕破至避之滇灘關內

戛里境上諸夷大都習僰所為以其金裹兩齒者謂之金齒蠻漆其齒者謂之漆齒蠻文其面者謂之繡面蠻黥其足者謂之繡脚蠻彩繪撮其髻者謂之花角蠻已上皆僰種也

爨夷則黒水之内以其王姓爨故名按陸凉有爨王碑云楚令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邑於爨遂以為氏華陽國志云爨昌寧大姓也其後世為鎮蠻校尉晉爨深為興古太守隋爨翫亂史萬歲平之令

其種類散處於滇各郡依山谷險阻而居聚為寇盜亦有與漢民雜處畊稼納賦者男子椎髻去鬚髯佩雙刀喜鬬輕死婦女披髮衣皁貴者錦繡飾賤者披羊皮乘馬則竝足横坐室女耳穿大環翦髮齊眉裙不掩膝男子無貴賤皆披氊跣足夫婦之禮晝不相見夜則同寢子生未十歲不得見其父妻妾不相妬忌疾不識樂惟用男巫號曰大覡皤以雞骨占吉凶正妻曰耐德非所生不得繼位若耐德無子或有子

未及娶而死者始及庶出及野合所生者酋長無繼嗣則立妻女治事死以豹皮裹而焚之獵月為春節豎長竿横設一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落為戲多養義士名苴可厚贍之戰鬬視死如歸善造堅甲其利刃有價直數十馬者摽鎗勁弩置毒矢末沾膚立死官兵捕之則鳥鼠散至於附近耕種者愚蠢侏儷又受市騙魚肉而不能自直也

其在麗江近四川者曰麼些與吐蕃接界多羊馬及麝

香名鐵好喜戲獵挾短刀以硨磲為飾少不如意鳴鉦鼓相讎殺兩家婦女投場和解乃罷不祀神佛唯正月五日登山祭天俗甚儉約飲食疎薄有力者尊敬官長歳暮競殺牛羊相邀請一客不至則為深恥人死以竹簣舁至山下無貴賤皆焚之

在臨安西南境外者曰斡泥蠻巢高林治生甚儉家積貝以一百二十索為一窖藏地中將死則囑其子曰我平生藏貝若干汝可取幾處餘者勿動我來生用

之近郡者曰烏爨㹶獁撲刺些袁等蠻性悍形陋潛匿山谷惟事剽掠一言不合引刃相刺死則以財物償之

在尋甸者曰野蠻無衣服以木皮蔽體形貌醜惡男少女多一夫有十數妻者持木弓以禦侵盜不事農畝入山採草木及動物食之無器皿藉以蕉葉近郡者曰黑玀玀白玀玀畜牧為生好勇鬬很史稱盧鹿又曰羅落令訛為玀玀又作猓猓其人即爨也種多名異

在順寧沿瀾滄江而居者曰普蠻一名撲子蠻體黑性悍專為盜賊騎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頸皆露善用鎗弩馳突如飛男子以布二幅縫合而掛體無襟袖領緣寢無牀衾拳屈而卧婦人綰髻腦後織紅黑布幅搭於右肩穿左脇而扱於胸前別用布一幅蔽腰見人不拜但屈膝而已

武定諸夷曰羅婺曰黑白爨曰木察種類不一俗尚畧同而黑爨尤為凶頑

廣南之夷曰儂人沙人男女同事犁鋤搆樓而居男服青衣㑹地賤者掩脛婦人綰髪跣足取蟲鼠充食病惟祭鬼不知醫藥其酋儂姓智高之裔也時糾引東川交趾入内地虜掠

永寧諸夷住山腰以板覆屋俗皆披氊富貴至二三領暑熱不去首戴喜鵲窩帽郡轄四長官司皆西番性最暴悍隨畜遷徙又有野西番者倏去倏來尤不可制

北勝夷有數種曰獼玀麽些冬門尋丁俄昌巢處山林挾兵帶弩以採獵為生而已

安寧以西負鹽者皆黑爨老者一人任華人壯者二人之事壯者任一牛之力其别種善捕魚者名普時

楚雄之夷為羅婺居山林高阜以牧養為業男子髻束高頂戴笠披氊婦人方領黑衣長裙披髮跣足所居有房屋無牀榻以松毛鋪地而卧其西南有和泥蠻男子剪髮齊眉衣不掩脛婦人頭纏布或黑或白長

五尺以紅索尺許綴海貝青綠珠為瓔珞桶裙無襞積女子以紅黑布相間綴於裙之左右既適人則以藤絲圈束膝下婚姻男以水潑女足為定飲酒以一人吹蘆笙為首男女牽手周旋跳舞為樂死者葬以雞雌雄各一殉之

曲靖之夷亦曰黑白爨㑩髻皮服居深山雖高岡磽瓏亦力墾之種甜苦二蕎自贍善畜馬食蕎不釜燒淨石調麪餬其上使熟噉之麥熟則炮

穗以食

姚安諸夷曰散摩都玀玀強悍好鬬交易用鹽米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酋却卿有黑齒百夷樓棲河浴寢卧無尊卑但以氊席間之而已

廣西有黑爨土獠沙蠻等種雜居各據其俗得犬方祭有爭辨詛鬼神盟詛直者敢前曲者縮朒婦人以布為袍圓領大袖土獠則以黑線繡布裹頭纏腰已上皆爨種也

蒙山老爨不死久則生尾不食人食不認子女好山惡家健走如獸土人謂之秋狐然亦不恒有元時羅武蠻羅僳百年尫弱子孫以氊裹送之深箐後生尾長一二寸相傳三百歲不知所終

夷人中有號為僕食者不論男女年至老輒夜變異形若犬或豕或驢于人墳前拜之其屍即出為彼所食

蒸出白夷一種焉楊慎滇程記云百夷家畜一撥廝鬼無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死死則百夷取其屍

為醞鬼畏犬聞犬聲則遠遯不返殆謂是耶

吐蕃在麗江鐵橋之北一名古宗一名西蕃一名細腰蕃在唐常寇雲南南詔不能勝讓之為兄後為韋臯所破斬首數十萬斷鐵橋自是不復為患我高皇帝既平雲南遂裂吐蕃二十三支分屬郡邑以土官轄之麗江府控制古宗永寧府北勝蒗蕖等州控制諸蕃今蕃人皆効順惟我所麾矣

者樂甸與景東接壤諸夷以氊布茶鹽貿易或五日一

集或十日一集旦則婦人日中則男子更代為市凡
宴會婦人皆不與酋長死非其子孫別立者衆共擊
之

猛緬猛猛猛撒所謂三猛也附近順寧而猛猛最為强
勁部落萬人時與二猛為難其地田少箐多射獵為
生猛緬地雖廣衍而民柔怯酋長忠順猛撒微弱近
折而入耿馬矣

車里即產里伊尹四方獻令產里以象齒矩狗獻周公

作指南車導之歸故名車里在者樂甸西南千里下臨九龍江有諸葛營壘及碑夷性頗淳額上刺一旗為號作樂以手拍羊皮長鼓而間以鐃鑼若中國僧道之樂鄉村飲宴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為樂

木邦蜀漢時木鹿大王之後也在姚關南度嗜里江千餘里土酋罕姓以征緬功分土稍廣後常與緬搆怨近服於緬時為窺伺中國夷數種男子皆衣白文身髠髮摘髭鬚脩眉睫婦人衣白桶裙耳帶金圈手帶

象鐲男貴女賤其地産胡椒

孟養地名香柏城俗呼迤水下濕夜寒民多瀕江為竹樓以居一日數浴有鬼窟山險甚夷據為硬寨官民皆髡首黥足有不髡者則酋長殺之不黥足者則衆嗤之曰婦人也婦人則綰髻腦後白布裹之布衫桶裙白行纏而跣足

緬甸古朱波地亦曰撣曰驃至宋謂之緬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在騰衝西南千餘里其

夷柔而詐屋廬象馬舟楫之類悉備男子善浮水綰髻于頂以青白布纒之婦髻綰於後不施脂粉專事佛有大事則抱佛説誓或詰僧決之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書之次用紙次用貝葉謂之緬書其國雖廣大始亦衰弱為木邦孟養所殘破嘉靖末莽瑞體始强盛及其子應裏尤黠并吞六宣慰之地侵寇内郡滇為之敝始得平定

八百大甸者世傳其酋長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

百媳婦與木邦接壤男女服食皆同但刺花樣於眷
目間與客相見則把手為禮喜事佛寺塔極多一村
一寺每寺一塔殆以萬計號慈國其酋惡殺不喜爭
敵侵不得已而應得所讎而罷産安息香今入於緬
老撾俗呼撾家以其夷好佩鶌爪云在八百媳婦西南
二千餘里即越裳氏也自周以後不通中國明永樂
初其酋備方物入貢服食亦類木邦但性獷悍身及
眷目皆刺花繡酋長居高樓見人不下部屬見之所

至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而設通事引之其酋一代止生一子承襲絶不生女國人稱中國皇帝曰天旺即天王之意又西千餘里則西洋海矣自車里至老撾是為六慰

南甸干崖隴川所謂三宣也在騰越南半个山下其山巔界限華夷北寒南暑迥然各天南甸俗與木邦同干崖舊名干賴睒其地熱有桑四時皆蠶織五色絲為錦充貢其田一歲兩收婚姻以穀茶鷄卵為聘客

至亦以為供隴川麓川也有諸葛孔明寄箭山過此盡平地一望數千里絶無山谿亦無果樹

麗江於諸土酋中傳世最遠自唐貞觀以來譜系歷歷可考其名如蒙段氏以子上名接父下名也洪武初首入貢賜姓木代有錫予其地土廣大産金富厚不貲酋死則以生平所好鞍馬寶玩置於一處厝棺其中盡焚之遣人馳馬於灰燼中拾其骨得一即置櫝藏巖石内而封焉或馬疾不得骨即他物亦可其酋

世盡臣職為國家制吐蕃捍西戎至今木增者母節子孝尤為諸夷冠冕云酋俗子十五即襲父職不則求分異獨木增早失父孺慕無間事母尤備色養母羅氏善馭士卒親弓馬累立戰功云

孟定府舊名景麻在雲州之西土酋刀姓後為麓夷所滅令木邦舍目有其地川原平行土瘠人稀男子光頭赤脚黑齒著白布戴竹絲帽婦人戴漆藤大笠狀類團牌頂尖身衣文繡飾以珂貝有景幸土城馬援營在焉萬歷十一年土舍罕虔附緬叛官軍討平之

分其地為耿馬宣撫司與孟定隔水而居

孟艮蠻名孟指在姚關東南二千里自古不通中國永樂初來歸附其酋名怕詔其官師曰司祿酋長曰刀猛卒伍曰皆㱍出入以象名曰象馬兵革犀利復多幻術為家不設扃鑰漢人舍之有竊其貨者夷主詛呪盜者即病心腹必詣其家歸貨謝過其人復為解之有巨石或利刃出其懷若鷙鳥搏其畜雞去詛呪頃之鳥墜自空有石在鳥膝野象或踐其禾亦如之

不知何術也中國使至其地其夷帥自言曰是我兄天子使來也偃然坐受朝拜不爾不令生還夷帥居層樓以避炎氣有妻數百人晡候乘象出浴于江浴畢罽服羅拜其主主解約臂金鐲授者當夕其地多虎守禾者皆於樹杪結草樓衣皆套項桶裙鵝毛為褥沃野數千里正德間雲南知府趙渾曽以撫夷入其地自後無人至者

威遠州唐南詔銀生府之地濮落雜蠻所居今盡為僰男

女勇健走險如飛其境内莫蒙寨有河汲其水澆炭火上煉之即成細鹽交易無秤斗止以小篾籮計多寡而量之

灣甸州蠻名細睒在姚關東南七十里民亦僰夷婦人貴者以象牙作筒長三寸許貫於髻插金鳳蛾其項絡以金索手帶牙鐲以紅氊帶束臂纏頭衣白布窄袖短衫黑布桶裙不穿耳不施粉其地瘠山高水迅每至六月瘴癘盛行水不可涉地不可居有黑泉水

漲時烏過輒墜夷以竿掛布浸而暴之拭盤盂人食立死有孟通山所産細茶勝於中國

鎮康州蠻名石睒在灣甸東南黑僰所居形惡體黑以青白布為衣跣足荆棘中如飛男子出婦人閉戶静坐以待有事籖鷄骨卜吉凶病不服藥專祭鬼死則刳木為棺殯之墳上植一樹為識土田瘠狹有無量烏木龍二山其産大藥鮮子蟒膽

孟璉舊名哈瓦正統間平麓川始來歸附在車里木邦

之間所部內有莫乃場礦世專其利以致殷富人多

剽悍好刼掠

鈕兀自古不通中國明宣德間始歸附民皆類倭泥蒲

蠻男子綰髻於頂白布纏頭婦人白皙盤頭露頂以

花布為套頭見人不拜

芒市舊曰怒謀曰大枯睒小枯睒即唐史所謂茫施蠻

也在永昌西南四百里川原曠邈田土富饒人稍脆

弱男子衣繒布婦人分髮直額為一髻垂後跣而衣

皮萬歷初土酋放福導緬入寇討斬之轄於隴川新唐書曰茫君號也永昌南有茫天連茫鮓茫施皆樓居無城郭有漆齒金齒銀齒三種夷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今芒市夷多以酸石榴皮及樂染齒使黑初無金銀鏤飾者黑齒則信然謂之漆謂之為飾見人寢食脫去皆妄傳也

猛密在騰越南千餘里其地產寶井金礦估客雲集山高田少米穀騰貴花果瓜蔬與中國同但多地羊鬼為行人祟南距緬僅十程常苦侵暴土酋思姓後以避緬徙蠻莫

蠻莫舊猛密分地也在騰越西蠻哈山下山如象鼻行者累足風俗與猛密同

茶山在騰越西北五百里踞高黎共山地瘠土寒不生五穀其人强獰好鬬土酋早姓舊屬孟養永樂三年孟養叛茶山不從自詣闕下授長官司其地僻遠常為野人殺虜令奔入内地阿幸栖住

里麻與茶山接壤舊亦屬孟養土酋刀姓亦以拒賊功授官所轄皆峩昌夷近其地亦為野人所奪奔入内

地赤石坪棲住

緬甸以西其人不知四時節序望月測時地多平川土沃人繁勤於務本牛不穿鼻故不服耕惟婦人用钁鋤之春夏多雨秋冬多晴夏月濕熱尤甚冬月常如中國仲春晝暖夜稍寒無霜雪煙瘴居多犯者必死草木禽獸皆有異者有草小穗而尖自結為一蘂衣染之身即染瘴路傍大木多二榦並生高三五丈許結為連理有矮脚鷄其鳴無時牝鷄亦然魚有鮎頭

而鯉身者牛有水牛頭而黄牛身者又有牛峰如駝
者市有熱池一畒許水沸如湯人不敢近以生肉投
之即熟物之珍者犀象孔雀蟒蛇雲母琥珀古喇錦
編藤漆器以氊布茶鹽互相貿易歐陽文忠公歸田
録云家藏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
俞春雪詩真寶玩也此物即古喇錦也
僰夷之地西南際海海行五月至佛大國阿育國大秦
國伽盧國有泛海至伽盧國者述其事曰土熱衢路

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王居金銀為瓦香木為爨堂飾明珠有二池金隄舟檝皆飾金寶王姓困木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輿以金繩牀遠則乘象嬪侍數百人青甓為圓城周百六十里十有一門四隅作浮圖民皆居中鉛錫為瓦荔枝為材俗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為甓錯以金銀丹彩紫鑛塗地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三十有不達其法者復為民衣用白氎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戴

金花冠翠帽絡以雜珠王宮設金銀二鐘寇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八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咎無桎梏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輕者三殺人則死土宜椒栗稻粱蔗大若脛無麻麥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禪佗與諸蠻市以江豬白氎琉璃罌缶相易婦人高髻飾以珠琲衣娑裙披羅段行持扇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

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一切借貸賒

傭通財期約諸事不知文字惟以木刻為符各執其

半如約酬償毫髮無爽如有不平赴酋長口訟以石

子計其人之過酋長訓之使改不改則死行兵有紀

律所過一草不動閨門極嚴婦人既嫁婿有言其婦

外窺者婦家父母親戚俱來掘地為坑不問虛實縛

女埋之以為辱宗夫死不嫁自稱鬼妻婦女種藝紡

織養蠶織錦有織大布者機闊八尺口誦佛號乃擲

一接婦女不下樓樓上各設牀幔帷一女使守幔人不敢近其地炎熱一日三浴多在河中婦女脱衣能不露體辮髮垂肩好著白衣垂纓絡多跣足如中土畫白衣觀音之飾世傳觀音以女像化其俗故女人效之妻妾不妬忌婦人制晝則以繩穿其耳夜則以鐵絆其足婦人進食於夫必叩頭至地民雖在暗室聞其長過必跪舉手加額爭戰時有僧止之即罷其自稱國號皆唐虞之舊故知五帝幅員之廣也

夷語飲酒曰蕘不剌飲茶曰樂拍食飯曰送食肉曰荅到呼夫曰僕呼妻曰媚呼子曰阿胄呼父曰阿艮呼母曰阿婆又大伯夷謂天為法故其酋皆加法字如思倫法思任法之類

夷酋姓多曰刀曰罕曰曩者相傳國初平諸夷時太祖惡其反覆賜以刀曩斧砍四姓令砍作罕亦作坎但無斧姓者想滅絕耳夷姓則有恭只伽卡可打切阿紋㞓㞓矣喇字等俱中國所無也

滇畧卷九

滇畧卷十

明 謝肇淛 撰

雜略

雜者事之支也稗官之埜記里巷之叢談以及方外殊蹤神鬼誕跡雖有無不可知而嵬瑣詼譎往往足以昭勸戒補遺逸佐噴飯張談鋒有其録之莫敢棄也以其不附於正事故謂之雜昔虞初酉陽說以千

百計而滇僅僅止此掛一漏萬俟之後人

邃古之初蒼洱舊為澤國水居陸之七邪龍據之是名羅刹好啖食人居民鮮少有一老僧自西方來託言欲求片地藏修羅刹問所欲僧身披袈裟手牽一犬指曰他無所求但欲吾袈裟一展犬一跳之地羅刹諾僧曰既承許諾合立符券羅刹又諾遂就洱水岸上畫券石間于是僧展袈裟縱犬一跳已盡羅刹之地羅刹彷徨失措意欲背盟僧以神力制之不敢背

但問何以處我僧曰别有殊勝之居因於蒼山之上陽溪神化金屋寶所一區羅刹喜過望盡移其屬入焉而山遂閉于是僧乃鑿河尾洩水之半是為天生橋令洱水島上有赤文如古篆籀云是買地券僧即觀音大士也永平令有觀音叫狗山云諺曰娘娘叫狗山九轉十八彎當水初洩時林藪蔽翳人莫敢入有二鶴日從河岸行人尾其跡始得平土以居故大理又名鶴拓云

邪龍既為大士所除其種類尚潛於東山海窟惡風白浪時覆舟航有神僧就東岸創羅筌寺厭之誦經其中一夜忽聞大震動聲僧喝之見十百童子造曰師在此壞我屋宅吾屬不安請師別遷僧厲聲曰是法住便住有何不可遂失童子所在明日寺下漂死蟒百餘自是安流以濟僧隨遷化

碧鷄山相傳周惠王時有鳳凰翔集於此時人不識目為碧鷄因以名山教授年俊有詩云鏡涵遠近三千

頂劍卓西南第一峰鳴鳳不來人事變蒼煙依舊鬱
重重其神即東天竺國阿育王長子也封碧鷄景帝
又別記云阿育王有子三人龍馬一匹三子皆欲之
王意欲與季子而患其爭乃以轡私授季子即驟首
低也縱其馬命三子云捕得者與之馬奔往善闡令
安寧州龍馬跳澗山并草溪井龍馬河即其所經之
地石上蹄跡深尺許三子追之長子意馬渴飲滇池
伺而邀之不獲仲子意馬必過向中伺而邀之亦不

獲李子往東松林以轡邀之馬見轡而就遂獲之長子見季子得馬遂没于碧鷄山下為神仲子没于巖頭為神封上甸景帝季子亦没于松林為神封金馬景帝

羝羊石在姚安東一里許昔蒙氏時洞庭君愛女於此牧羊有羝餂土驅之不去掘地遂得滷泉名曰白羊井人即其地立聖母祠及開橋頭井得石羊云即餂土之羝後歸於聖母祠其井即白鹽井也

江川縣雙龍鄉其山無石皆螺殼積成昔有夷婦浣衣于河忽螺精出見婦驚急以澣衣盆覆之其精遂止後人因以覆盆名山

漢永昌太守劉安世鑄黃金為蛇以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其姦不果獻冀恨暠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上疏伸理太后赦暠免官行永昌以金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不與由是見忤竟以他事誣喬而殺之

丞相亮征孟獲入滇滇人未知琴亮居南常操之土人有願學者乃爲著琴經一卷述琴之始及七絃十三徽之音意於是滇人始識鼓琴又從征者冬暮思歸各與一磚曰卧枕此即抵家從之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因號鷄鳴枕又嘗用炊釜自隨不炊自熟以防不時之需

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粟此鳥畏寒乃處以辟寒臺宫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佩謂之

辟寒金故宫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聖人心

隋開皇中太平公行軍總管史萬歲擊南寧爨翫諸夷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其碑趺誌曰史萬歲不應仆吾碑萬歲駭服重立其碑而進

南詔神武王有女欲為擇配女曰父王擇配非天婚也我欲倒坐牛背任牛所之不問貧富貴賤牛入之家則嫁之王從其請牛至一委巷左右側其角而入其

家老嫗走避强之乃出問有子否曰子往樵薪女即拜嫗爲姑頃之其子負炭回見巷有騶從走避女招之入曰此吾婿也令報王王大怒遂絶其女一日婿問女首飾是何物曰金也婿曰吾樵處此物甚多明日載回皆金磚也頃之王怒解女請讌王王難之曰汝能作金橋銀路吾當來果作以宴王王歎曰信天婚也後人名其地曰轆角莊言方牛入時角如轆轤轉入陋巷也

唐南詔永貞間有鷄足僧小沈者與二僧同住一庵小沈入城乞食詔問識何法門小沈答云我能使死者生極樂世界詔令國中但有死者請小沈起棺如此十餘年有譏於詔曰小沈妄人也云能超度死魂何所證驗臣願入棺試之詔如言請小沈起棺將至化骨之所啓棺視之誠死矣戀小沈求生沈又作法遂甦死者悔曰我已生在七寶宮殿中如何復來此小沈遂還舊庵見二僧問食二僧曰汝從城中來乃不

裹糧却至此欲食耶小沈遂走叩迦葉石門門訇然中開二僧追呼至則石門閉矣二僧悔恨焚身門外焚處生柏二株或謂小沈迦葉化跡也

太平廣記載韋陀將軍童真梵行不交天欲弘護佛法唐乾封二年告宣律師曰西洱河有白石其土人造多寶佛全身相安在西洱河鷲山寺蜀青城山人往彼興易請佛道由郎州大小勃律三千餘里方達西洱河河大衺百里廣三十里中有洲島古寺經像尚

存無僧住守經文與今相同時聞鐘聲百里殷實每年二時供養古塔基如戒壇二重塔上有覆釜彼土諸人見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其福祚也其地去嶲州二千餘里去天竺不遠方請像時由西洱河見岸上小童行遊謂是山鬼遂即殺之不知是海神因爾神怒蹋覆前船人像俱溺晉時有僧於成都多寶寺前見土墳出隨除隨長終不可平乃深掘丈餘獲像及人骨俱在故船其髏骨肘脛悉皆麤大數

倍過於今人即迦葉佛時閻浮人壽二萬歲時人也今時劫減命促人小固然不足怪也出像之時牽曳艱難弟子化為老人指揮方便乃出其花趺上有隸書多寶字因名多寶寺律師問曰隸出李斯如何周時已有此體耶答曰見今南州四面文字俱是篆隸但以海路遼遠重驛莫傳耳觀春申君墓銘亦是隸字則知不出於李斯也

唐初居人高氏生一子一女女名谷女年十三尚不能

言其兄從軍東川三月不歸谷女一日忽語嫂曰兄缺食我往餉之家喜其開言戲應之曰汝將裹飯去谷女果行家人笑躡其後至盤陀石下入水洞而去覓之不得衆方驚怪未已谷女忽至謂家人曰兄一旅之衆皆已飽矣具言軍中地形事勢其嫂不信東川距此二千餘里安得即至不知其有神足也乃以衣授之曰汝送與兄取其垢衣來谷女如其言果取垢衣來自是送餉日以為常谷女常牧一白猪一日

謂家人曰軍回矣遂騎白猪化為象騰空而去乃知為普賢化身也土人即其地建寺曰谷女寺後訛為谷鳥寺云

唐時楊都師創洱河東羅筌寺寺前有田四十畝每栽秧約三日傭者戲師曰若能蹔日當為畢栽師默念呪田栽既而日乃瞑傭歸而後知已歷二晝矣山下有黑龍常作風浪覆舟師以白犬吠之龍怒而出師視龍猶蜒蚓若教誨之有頃龍馴俛而去先是河浪

九疊師以念珠鞭之去其三疊河乃翁順可舟

唐時漁人於洱河岍得鵰遺卵收之有頃破卵而出為嬰兒漁人異之不敢加害嬰兒能食即解種種伎倆長而為僧居崇模莊人呼為崇模師既長能呼致風雨驅役鬼神指使如意又能以符呪化水石為酒食千百人皆醉飽南詔憚之師輒化為鵰飛集髙興寺不知所終

唐永徽間有一老僧戴赤蓮冠身披袈裟持鉢至蒙舍

細農邏家乞食時農邏父子耕魏山下妻婦往餉見
僧乞食遂食之再炊往饁僧坐不去持饁前行而僧
業已先在復向乞食姑婦驚怪又食之返而復炊且
至魏山見僧坐磐石前有一青牛左有白馬朱鬛右
有白象各馴伏上覆雲氣雲中有二童子一執鐵杖
於左一執金鏡於右姑婦驚喜再供之僧問何願二
女不言僧曰奕業相承二女促農邏等至則但見五
色雲中一人持鉢而坐彷彿見二童子唯餘磐石上

衣痕及象馬牛之跡耳

楊波遠東漢時人號為神明大士唐永徽以後常騎三角青牛道遙以遊偶逢神僧於三陽峰麓為設一供

陳石案長丈六闊六尺但以一手持將令石案猶存千夫莫舉後不知所終

唐滇僧道清者姓楊殉道忘軀日課經典感現觀音大士遐邇欽風漁者焚其網酒家隳其具蒙氏冊為顯密融通大義法師一日微哂而化火中彩雲盤礴舌

根不爛如紅蓮然

南詺時威楚西五十里許有五樓山有王載玄張明亨者栖焉志在清虛日載酒峰巔長嘯狂唫時人莫之識也一夕飲酣見一道人乘風而至飄飄然丰采迥異二子迎之曰或者先生能劇飲耶先生莞爾而笑問姓名則曰無心昌道人遂促膝傾觴淋漓醉卧先生忽言别二子戀戀不能捨先生曰來年秋風起塞上吾當再至及期二子重登塞上目極欲狂口占云

去年霜草斷人魂湍江秋水白紛紛猶記别離亭畔約西風塞上未逢君吟罷清風徐來彩雲飛舞遥望則昌先生至矣手執一瓢盛米汁其中命二子飲之王飲張不飲先生覆之三人語歡甚時萬里澄空碧天清籟先生曰將得五樓明皎月換來一頃玻璨風復題壁間云帶劍飄然負不羣幾回揮袖拂紅塵不圖紫綬朝金闕獨愛青山鎖白雲踽踽一身空葢世茫茫四海覔知音與君不負當年約一榻清風到五

城嗆罷出户二子隨之先生曰仰首二子仰見祥雲繚繞瑞氣瀰漫先生曰時當行矣騰空而起王子亦隨起張子踴躍無措伏地大呼先生回顧曰子仙骨已成遲一刼耳張子遂化鄉人瘞之冢上流光掘視如水晶石然是夜夢曰吾功行尚欠當以骨救瘡痍試之果効後人思其勝事乃窺測之昌無心是呂其呂祖乎遂指閣關灘名曰呂閣後為元兵所焚改閣為合為有合襟水也遷驛署居其間

劒川崔君廟神姓崔名子玉祁州人正直不撓仕唐為長子令再遷衛州皆為民除害民德之時顯夢異立祠於州南三里相傳崔君昔於五月五日諭人曰是月十六日毋得殺生及漁獵犯之必遭官刑陰譴時有朱竇二人獵一兎為門吏所獲將執之官求免是夜一黄衣吏喚二人至公庭見神王者冕服正二人罪一減其年一縮其禄叱還後果如所夢云

唐蒙氏時楚雄有野馬二風雨闘於原野久之化為龍

大者逸入東南村塢小者逸入西南山谷㪉人呼馬為驃因以名村

無言和尚姓李氏紹祖父精密教法嘗持一鐵鉢入定呪誦欲晴則鉢内火光燭天欲雨則鉢内白氣上升遂雨蒙氏封為灌頂國師嘗於崇聖寺講經有老翁立聽畢乘風雲而去衆驚問之曰洱水龍也

五代趙善政時浪穹縣天馬山下有山狀如龜蛇即善政所居其山左澗有水右澗無水有樵青神者善呪

法衆樵謂之曰若能分水於右澗乎青神曰不難耳遂以斧柯觸山右澗水即湧出與左澗均人居在右者咸利之没後為神附祀於善政之廟焉

段氏素興以宋慶歴中嗣位性好狎遊廣營宫室於春登堤上多種黄花名遶道金稜雲津橋上多種白花名縈城銀稜令二稜河名由此也每春月必挾妓俾載酒自玉案三泉遡為九曲流觴男女列坐鬭草簪花以花盤髻上為飾令花中有素馨者以素興最愛

故後人名之也又有花遇歌則開有草遇舞則動素
興令妓歌者傍花舞者對草

宋寧宗嘉定十七年甲申元太祖南征東印度至鐵橋
石門關前軍報曰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緑
作人言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
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
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
全民命即日班師

大德間昆明池有蛟化美少年婬婦女居民苦之有趙伽羅世精阿吒力教尤邇梵經鄉父老禮請治之伽羅即遣黑貌蠻奴擒至以水噀之蛟立見形因斬之怪絶人問蠻奴為誰曰此大黑天神也後不知所往

至正元年玉案山産小赤犬羣吠徧野云天狗墜地為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屋皆穿人物值之多斃號曰鐵雨

泰定間有大星隕于碍嘉縣之虚初山化為黑石狀如

瓜上有點如星孶之鏘然有聲人不言舉之則動言則弗動土人以為怪積薪焚之雷雨交作衆懼而止

大理總管段功以破紅巾之功梁王德之以女阿結妻之奏授雲南平章功戀戀不忍歸國其夫人髙氏寄樂府促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緑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閒鴛鴦獨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寃鬼哭功得書乃歸既而復往左右譖之於王曰段平章此來大

有吞金馬㬵碧鷄之心矣盍早圖之梁王密召阿結

命曰親莫若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令志不滅我不已

脱無彼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汝以孔雀膽

一具乘便可毒殪之主潛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

語平章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

之平章曰我有功爾家我趾蹶傷爾父為我裹之爾

何造言至此三諫之終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至

通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阿結主聞變失聲哭

曰昨暝燭下纔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煙花殞身令日果然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黄泉也欲自盡梁王百方防衛主愁憤作詩而死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踏裏彩（錦被名也）吐嚕吐嚕段阿奴（吐嚕可惜也）施宗施秀同奴歹（歹不好也）雲片波潾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押不蘆北方起死回生之草名）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駱駝背也）西山鐵立霜瀟洒（鐵立松林也）平章從官員

外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其詩曰半載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綿酒休教灑淚頻

段寶者功之子既嗣父職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遣叔特穆爾達罕借兵大理時寶已長荅書云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乃為釣魚之香餌繡閨淑女自設掩雉

之網羅況平章既亡弟兄罄絶令止遺一獒一奴奴堪再贅華黎氏獒又可配阿結妃如此事諾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池時來矣書後附以詩云烽火狼煙信不符驪山舉戲是支吾平章枉死紅羅帳員外虛題粉壁圖鳳别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恨寶入骨寶聞髙皇帝開基金陵乃遣使間道歸欵時有妖巫女歌曰莫道

君為山海主山海笑諧諧園中花謝千萬朶別有眞
主來寶數日疾卒
段功既為梁王所殺有女名僧奴志恒不忘復讎將適
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
人稱父寃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令歸夫
家收合東兵飛檄西洱汝急應兵會善闡因作詩二
首曰珊瑚勾我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衣氷鑒銀臺
前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烏飛兎走頻來往桂秀梅

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點蒼低又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江東鴻臺燕苑難經目風刺霜刀易塞胸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春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

僧志登者永昌人姓馬氏有戒行結庵於龍泉門外入山五里而居之忽一日謂其徒曰炊十三人飯備碗筯及羹皆如其數中夜以俟至夜有盜入果十三人志登坐牀不動徐曰昨已知汝輩來矣盜入視其所

備皆如其人遂羅拜而去

雲南府治西二十里許有進耳山國初太祖高皇帝方有睿謨未播而衢童即謡於道求其故知為土地神所泄因謫其神於雲南後憑巫於此故名進耳

成化間有西僧號哈爾瑪遊蒙化終日兀坐服麻花善吸水入腹徐則放出而其奇衺尤不可勝言蒙之富家競供奉之憲廟聞其名召至京師試之坐闗未滿適李繼曉伏誅哈爾瑪無依遁回雲南為廵撫張誥所

擒時大暑啖之巴豆炙以爐火命其兀坐不令移易數日死

太監錢能北直人兄弟四人俱有寵成化間能號三錢來鎮雲南其怙寵驕蹇貪淫侈虐古所未有不能悉記有二事最可資笑語者雲南有一富翁病癩其子頗孝則執其子曰汝父癩傳於軍士不便且又老矣令將沈于滇池其子出厚資乃免又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為檳榔王家則執其人曰汝庶民也敢

惑衆僭號王家王復出所有方免後繼之者雖貪求無厭聞斯事未嘗不為發笑也能後守備南京弘治末老死京師不識天道何在或言其幼畜錢寧于滇晚俾專鎻鑰能病寧利其所有遂進毒于能而死寧初名福寧兒者是也本李巡檢之家生子然則能之報亦不為無也

成化庚子五月内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約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

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淹沒田苗蕩折民居州府具申上司鎮守太監等官具聞諸朝雲南屢有邊報此山之兆也

成化甲辰楚雄太守邵敏自南都來路過洞庭舟中夢一方巾藍袍人來謁曰紫溪龍王也及抵郡祀龍見塑像儼如夢中所見大駭異遂飭廟宇虔祀之迄今無敢怠焉

永昌東南七十里曰施甸長官司者舊廣夷州也地有名鐵毛箐者有眢井深窅莫測弘治戊午冬有莊指揮逐獵縱一鶻搏雉雉入井鶻隨雉入莊命左右尾之至井鶻雉復騰起而聞井中嗚嗚有聲衆疑為鬼也則隱隱有人以白莊莊命引繩下曳之則一婦人遍體衣髑風皆碎而氣息僅存徐飼以粥飲逾日始能言曰奴姓張氏大理人也從夫楊拱貿易於施甸夫姦其叔毋情好甚篤因紿以歸寧至此則束縛手

足共推入井中尋下大石如雨賴蔽于崖得不死徐則所束縛繩索漸斷見井有掬水因取飲之令四十二日矣既出髮盡脫不存時西安謝御史朝宣適按永昌莊以告謝謝謂姦叔毋事大不理命莊杖其夫而歸張氏於其母

弘治間景東忽然昏黑三日往來相值面目莫辨若夜行焉有司聞于朝上命廷臣集議行考察法南京刑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樊瑩承德意考察

罷黜文武官一千二百員有奇
弘治中內官吉慶守金齒路選京師惡少從行括民無遺錙銖勢若擄掠貨多寶石慶盡擇美者櫝以隨籍扃一室晝夜守之羣從窺利罔獲日謀所以死慶會慶病渴各從禁水弗與醫來私賂之進金石藥慶燥極呼親信出櫝中貨易水活命得石者復馳去不顧慶突地而號髮焦膚裂死從者秘其喪各載貨逃去屍蛆逾月官司方為瘞於途

兵書華容劉公大夏吏部撥送雲南一承差見之獻點蒼石屏風一面不納承差乃懇言二錢市之非比重禮叩頭求不已公取而翫之云置諸室暇則翫之承差喜甚不數日呼之曰看足矣遂歸之承差出語人云大理買此用銀八兩以為上驛計而值如此誠命也歎息而已

白崖有屠子至一婦人家買猪婦人得銀三兩置於几屠子匿之婦人自縊死其夫歸見婦死不知其故棺

殮將葬為暴雨所阻明晨婦乃在門夫怪問之婦曰
我但記自縊不知何以復生亦不知從何來夫乃偕
婦往看棺屍則棺中無屍只見屠子已死跪於棺旁
手捧一物乃前銀三兩也屠子家驗屠子屍乃雷擊
也

鎮守金騰劉太監玉任一尚京官言無不從横暴特異
至騰越强姦婦女不可計騰人至千百告於御史訊
之不言搒之乃曰京中某寺僧也寺與玉隣玉時借

其銀後因斡鎮守盡以所畜假之王無償因言金寶婦女之多誘之養髮還俗名之曰尚京官也幼出家承師之資足以自養因誤於王遂至此官乃笞而捨之

正德間永昌人於哀牢山掘地得古碑段中庸撰文其畧曰夫人諱福則伽宗胄裔之嫡女也事君子也樂其道而不淫逮下妾也用其能而不妬又曰月出鷄鳴照哀牢之名縣鴻飛滇渚下潯陽之長江餘文俱

零落不可識

葉瑞滇臨安人為庠生貧甚好飲酒一日醉臥窪溝中夜深聞有數鬼曰大水將至恐淹死辛巳進士相與將瑞舁至諸天寺大門相距可三百步及覺則在寺門首矣溝果大水泛漲翌日記鬼所言以為笑葢已年無春榜也是日應本府贊禮生竟以醉誤太守責之試其文佳焉月分俸一石以給後果成正德庚辰進士以車駕南巡至辛巳始殿試

何宗魯鄱都人由舉人為浪穹知縣剛正有能聲知府干瑨惡其不遜下獄禁食死明年干入覲逆旅主人治辦甚備干問之對曰有浪穹何知縣先來令預潔館舍以待耳干怪之頃之干入廁遂死何之死也家中忽聞其聲喚家人曰吾為干知府所殺已奏上帝語吾復讎令回家待時汝可設位日獻常餐於位上言語理治家事及鄉人禍福一日其壻禱曰欲於某處買猪苦之人牽奈何答曰汝但去猪自隨來不用

人牽也婿如言往猪至半路奔失婿歸告何笑曰汝午飯不獻故牽猪別去耳汝到彼獻飯猪即來果如其言得猪一日忽語曰吾今報雞時至往矣數日又曰吾雞已報上帝命吾為某處城隍今日去矣自此遂絶

楊用修既戍永昌僑寓安寧遍遊臨安大理諸郡所至攜娼伶以隨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得乃以精白綾作裓遺諸妓服之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

裙袖酋重賞妓女購歸裝潢成卷楊後知之更以為快有規之者答曰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為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爇椽燭呉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滇南范寅為諸生屢試不第遂成心疾出遊不知所之

嘗語其子師顔曰吾葫蘆山人也爾他日於此訪我師顔以嘉靖壬子舉於鄉次日即裹糧尋父僻壤遐陬無弗到行三年至蜀有葫蘆寺扣主僧謂三年前有稱葫蘆山人者寓此今死矣瘞之近岡且出其手札眞寅筆也師顔慟絶芟莽得穴刺血入骸歛而返葬焉御史黄中疏而旌之又有趙重華太和縣人父廷瑞亦以不第遠遊莫知所往華甫七歲至年二十一母沒乃出尋父榜其背曰萬里尋親至武當見寺

壁有字云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理趙
廷瑞至此華至日乃萬歷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
又間關至建康祈於三茅君夢神謂之曰爾父故在
如是者三至毘陵遇老僧示往無錫南禪寺語訖不
見明日至南禪見皤髮老叟曝背廊下華心疑之伏
地曰我雲南人有父出遊尋覔不見叟曰我亦滇人
出遊時一子七歲潸然淚下各通名姓相持而哭迎
歸故鄉吳興茅坤為文以記之

大理趙汝濂者應嘉靖壬午省試與友人往淨耳寺祈神途次遇一道人拉趙過松下出袖中一劄曰此虎榜也趙取觀之無其名因懇求道人笑曰念汝善人待我另處乃徧閱衆名云俱不可易惟第三人德行稍劣可易與汝即挖補改趙汝濂字復用圖書三顆鈐蓋别去及揭曉日填榜至三名監臨羅侍御疑而未定二司云此仕宦之子素有才名羅云如此則私矣即刻挖寫趙名用印三顆鈐

之一如道人所挖補

余從祖大司農杰有金梅詩其序云滇臬憲黄者有養子閩福清人也慧過其諸兒諸兒交妬之乃呼從吏陳綸告之曰能全是兒者惟掾幸子之綸收而撫焉先有子翀名黄子曰翀翀翀交相愛無何竝試弟子員督學使者察翀籍閩也黜落之綸乃泣遣翀還翀不得已歸歸則登閩嘉靖辛卯省試翀亦起家于滇後歷官中原逆旅相過率悲喜交

集以為常聽宅有金梅忽枯一枝聽異之未幾𦘕之訃至逾年復枯一枝聽大異之未幾聽卒二氏子姓奇其事為作金梅傳索余為之賦𦘕復姓游名新䄂終香河令詩云丈人收春春滿堂丈人愛花花繞廊金梅一株更奇絶殊根合榦參羣芳南枝乍長北枝短北枝煖比南枝煖雨露無私春色匀庭前歲歲花開滿自從花飛歸故叢江鷗海燕各西東連枝曾入長安市春風幾度桃花紅二十

年來八千里岐路相看悲復喜叢桂山原分小大紫荆花合同生死北枝既瘁南枝零卉木無情似有情只今肥瘠分秦越四海誰堪託弟兄

昆明梁王墓甚多皆元王子也相傳嘉靖間板橋之北一村民每夜見墓有光疑為寶藏糾力盜開空無物惟破匣中一劍而已民取歸家中夜光大起燭天四隣謂火發趨問之至則寂然民疑劍為怪恐伐冢事露遂裹劍潛投山麓小池内劍一得水如生物漸透

土人入山坎遂成巨潭其洞深廣杳㝠探之隠隠有聲人不敢入葢龍劍所為也

楚雄城西鳴鳳山腹有磐石髙五尺餘闊倍之其裂隙處僅可容指而内稍闊不可度有物如蝦蟆而差小形絢五色隠見不常葢數百年物也過者每以銀及貝呼而投之或視或含然罕得遇相值者輙有吉應焉

臨安王得民買屋城外天井中鑿魚池三尺許得大石

版起其下有小方塘四周磚甃中一小几几上燈一盞書一冊開視兵書也末載採戰引魂二方得民試之殊效其引魂方于婦人則呪一物與食其婦夜即至于女子則得其生時呪之無不驗其弟恩民為諸生時聞而借觀得之即棄書水深處兄大恚然無如之何其後恩民成進士位中丞人謂棄此書之功也

王紞心滇臨安人登嘉靖辛酉鄉試年三十餘歲病死一晝夜矣惟心微熱未敢斂即時託生於其妻弟家

開目見其母妻弟婦也即趨出門外已聞房內哭聲

又至河南陳州一巨室託生見一貴人鬚眉皓白盛

服焚香祝天以之嗣也既生知為河南嬿其遠又奔出

又聞房內哭聲出至廳樹前見樹上黄蜜果甚佳摘

其一食之竟奔回家中大呼而蘇妻孥驚視但聞滿

口蜜果香氣後任綿竹知縣又三十餘年而終

南園漫録載永昌有偷兒知一家夫不在而其母與妻

織布且畢夜伺之寢將穿窬取之至久姑詈其婦怒

而先寢俄而婦自經于機旁偷兒大呼其隣與姑起而救之婦得不死又一賤娼滇士有事至者醉宿其家有銀數兩在袖中夜密置枕下向曉有友急呼之告以家禍其士驚起遂歸行十里許方憶所袖銀置娼家枕下自以為必不可得矣試返而求之娼曰固在此完封還之夫人至為盜為娼本心已盡亡矣而因憐死止盜因假義不取然則仁義之根於性有固無時而息耶而仕以行義乃貪利無厭殺人喪已方

揚揚然大小安慶而略不恥何也

又永昌有符丁二生相友善丁後病而有子支漫不事生產丁乃以白金若干託符曰子支漫不事生產身後恐即耗煩君密收訓使治生改則畀之不可改則君之物矣符許諾日過其子告以其父命之篤子稍改悟曰恨無資以營生計符許借之借而叩之果不費踰時再詢而叩之曰恨少耳若多假焉生彌遂矣則再借之如是者三子曰若得若干業可成矣符知

其可也則曰汝當具牲醴來吾為汝轉假其子如命往符則以牲醴寘丁之靈几前為文告曰君不鄙予託予以子而委我以財今君子克家矣財凡若干兩盡以付君子君可以無慮矣遂歸時丁頗裕而符更窶財不相負不足論而又能忠誨其子俾有成可謂難矣郡人盡能道其事然八十年來近似此者何嘗聞耶又可為世道嘆也

隆慶末年隴川有百夷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

中有活魚六七頭持歸烹食之夫婦皆化為虎殘害人畜不可計百方阱捕竟不能得

廬陵郭公撫黔一日中夜其夫人蹴公覺問曰猛廷瑞何人公大詫曰爾婦人安知猛廷瑞且中夜問何為夫人曰適夢有人裝束如廟中金甲神來謁云我猛廷瑞也過此欲見中丞不得近故來謁夫人耳公曰汝盍問其所由來夫人曰吾固問之渠云吾為陳巡撫寃死訴帝得請今歸耳公心異之不敢語人逾月

而用賓被逮之報至





滇畧卷十